

DONGHU·YUSI

杂花生树

真情永在

□ 戚家骐

欲哭无泪，真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当轮船开时，她仍在岸边呆呆地挥手向我告别。“呜呜呜”轮船的鸣叫声，让人撕心裂肺。几十年来“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也是我们真情的写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也结束了“鹊桥相会”的艰难岁月。那时国家的春天来了，我们也可以心情舒畅、聚精会神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了。我们在同校同办公室工作，我们夜以继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常常连星期天休息也忘了。但我们毕竟上有两老，下有一小，家庭也需要照顾。我俩静下心来，在和谐、充分的交流中商量办法，最后妻子像一位“战略家”似的宣布：“你主外，努力把工作做好。我匀出一部分精力，安排好家务工作。”复杂的事情就这样安排好了，因为我们的心灵是融在一起的。那时，我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全身心力扑在工作上。作为教师，我关爱

学生，教好书；作为学校领导，我尽心尽责，办好学校。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教育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获得了平湖市、嘉兴市、浙江省各级政府和教育部的表彰。在这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这也是我们真情交融的必然结晶。

现在我们早已退休在家，每天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天气晴朗的早晨，我们就漫步在东文王港绿道上。那里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百鸟朝鸣，细柳拂堤，河水似镜，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当我们手牵手徜徉在这风景如画的美景中窃窃私语时，总有些熟人笑眯眯，羡慕地问我们：“你们怎么有这样的话好说呀？”我们也坦然深情地回答：“因为我们是同学、同事、同伴，又是在同甘共苦的生活中过来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语言，那就有讲不完的话啊。”

出浴
曹明华
作

马兰(外一篇)

□ 蔡小全

大妈与上漂的青年、中年人络绎来到小城外的地产处购买商品住房，马兰，也开始了新的演绎。

拎着，推着，提着大小包裹，有手提箱、推杆箱并用的，画面并不只有航站楼与月台才有，小午浦的临时菜场——本地乡下大妈清晨五点到上午十点半被允许出摊的临时市场，从上海来的退休大妈正在买菜，大妈们看中的就是乡村的实惠，一次买上一个月的菜带回上海，连路上的车钱都可以从中省下来。为了应对这样的需求，上海大妈们提出购买马兰干，脱水的马兰轻便耐储，更为实惠。

于是，马兰晒干成了临时市场的硬货，摇身一变，马兰似乎更具有“别的味道”。

发生在马兰身上的变化也在本地人生活里吹起一阵涟漪。爷爷去市场买菜，回来说上海人喜欢吃发柴发干又没味的干马兰，形容了一下现在“不可挽回”的市场变化；妈妈去菜市场买回来了一袋干马兰，欣喜地宣布今晚全家品鉴一下新的风味。前者的态度仿若一条鸿沟，更认同本土文化，我赞同之；后者仿若一块细绢，盖在鸿沟之上，弥合了两者的差别，我欣赏之。

马兰是菜，种在地里，盛在碗里；马兰是线，串任一群为生活奔波的人；马兰是画面，给了一个个色彩明丽又跳跃闪烁的镜头，由马兰带来的普通人生活里的一连串的快镜头、长镜头，好让人发出一番感叹，马兰比黑泽明还有摄影的天赋，一个长镜头上网罗了丰富的色彩——这色彩引发了一处有趣的影评——镜头跳跃而明快，重在感性，事实只不过是一个载体。

苔菜拖黄鱼

三年前，我跨过杭州湾去对江的宁波参加了一场宴会，吃到了一道具宁波风味的“苔菜拖黄鱼”。朋友告诉我，这是有名的甬帮菜。

但凡在祖国一隅能得以成就的帮菜，历数它的沿革，多半与他的商帮是分不开的。甬菜也不例外，据传，早在清代，隔着杭州湾的宁波人就划船运货，在上海城的小北门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会公馆——四明会馆。

四明会馆最初就是作敦实乡谊，接纳同邦之用。这座清代的会馆，流传下来的甬帮菜大小小小不下150道，其中最具有宁波风味的，还要数“苔菜拖黄鱼”。

“苔菜拖黄鱼”是一道成型于清末的名菜，而旧时，给菜命名也是雅致的文化人要做的功夫，尤其是

诗书遍地的两江地区，文绉绉的秀才来到上海赶考，落脚在同乡的会馆里，贩盐贸丝的宁波人财足物丰，一道道珍馐端上桌，秀才们比拼的就是自己肚内的才华，好比猪舌，北方人称猪口条，到了南方秀才们的口里，那就叫做“门腔”。当然，这只是在在一个侧面说明南方人对于食物“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态度，文化人总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尽可能的装饰生活的每一处角落。

“苔菜拖黄鱼”，与上面例举的繁复晦涩的菜名取法似乎有所不同，那么，古人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先从这道菜的外观上来说，成品的苔菜拖黄鱼是一条条金黄油光的小黄鱼外裹翠绿颗粒的苔菜制成的，个头不大，只有成人食指一般长短。从外观上看，重在外层松脆金黄的炸衣，因黄鱼下油前要裹粉蘸染，厨师手提鱼尾来回拖动，所以“拖”字符合做菜要领；炸衣包裹，黄鱼安然在内，表示富贵安泰。又因苔菜是宁波沿海特产，故暗含有宁波家乡之意，拖字展现海上行舟顺利之意，黄鱼则是功成名就显耀的象征，所以，整道菜名的含义就是，顺利地从家乡过杭州湾而来，安全地考取功名。

有此含义，难怪这道甬帮菜经历百年仍然食客不绝。

制作苔菜拖黄鱼，需要将鲜艳艳的黄鱼洗净，由功力深厚的大师傅操刀，在寸长的黄鱼身上剔骨取肉，再用精制面粉和宁波特有的苔菜粉作料，勾调作糊状，将鱼肉挂糊，入锅炸至微黄即可。

说来惭愧，我既不是住在松江城里的上海老户，也不是住在宁波海边的阿叔，而是夹在两者当中的平湖“宁”（平湖方言：人），第一次认识苔菜拖黄鱼还是我读小学三年级，因为三年级是地方文化教育的开教第一年，学校都会下发一本印刷工整的自制教材，苔菜拖黄鱼是介绍宁波地区的第三篇，当时就对教材里黑白图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三年前，赶往对江参加一场宴会，才匆匆跨过杭州湾，得以见到这道相遇已有20多年的名菜。

菜的味道我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那也不重要；苔菜我长到这岁数，也没见过到底是何形状，那也不怎么重要，唯一纪念的，是当初捧起书本来第一眼看见的心情和真正桌上见到此物的心情，还是差不多，我想，这就够了。

我很感激，虽然跨海大桥连接起两个城市，我住的小镇和吃的苔菜拖黄鱼的地点分别位于大桥的两端，但两地能默默守望，这道菜没有在我静静生活的那20几年间进入我的生活，这才是最美的滋味吧。

我的一生

□ 顾志锦

(一)

悠悠九十载，真诚细咏怀。甜酸苦成辣，思潮滚滚来。呀呀学步走，倭寇占沪环。虎视金平湖，蓄意抢掠害。忽闻倭贼进，居民速逃难。亲爹惊恐亡，全镇凋零叹！游击队投弹，两寇被歼灭。鬼子烧枪杀，惨绝满街血。抗战整八年，国共浴血战。锣鼓响整天，庆祝胜利赞。蒋贼内战歇，八路杀敌勇。新四军北撤，我镇米粮供。跨入中学门，费用负担艰。满街金元券，清汤豆渣咽。蒋贼失民心，处处见败兵。解放军威武，扶老携幼迎。国弱受人欺，我党神勇起。拼杀廿八年，建国万众喜。台机轰炸频，离校心头恨。十六岁参军，精忠报国奋。

(二)

五零年冬月，天寒风雪夜。悄过鸭绿江，援朝杀敌切。妇孺哭泣愤，心胸热血腾。长津湖畔卧，雪地满神兵。美军陆一师，骄横北犯狂。炸垒杀声起，关门宰豺狼。敌退三前线，残军夺路慌。勇者追歼胜，战史永流芳。萧君赐慈亲，山雨遮挡身。夜行崎岖路，友谊暖吾心。山洪与轰炸，断路名绞杀。鞞舞通大道，菜团饱豪侠。弓腰雨雨酣，割草日堆山。敌炮和声唱，伴我挥舞鞭。铁笔立新功，字字刺敌胸。五圣山传令，刻印日升东。汗雨挖坑道，勇士饥肠叫。百里爬山坡，送粮避冷炮。孟夏战斗惨，胜夺鸡雄山。扼守上甘岭，整整三百天。

(三)

五二年回国，编入战车团。三等功激励，入党提千欢。培训一班校，政治军事学。苦读两年整，字字细咀嚼。十三陵水库，声势古今殊。毛周刘朱到，吾众齐欢呼。毕业心欢欣，遴选机关进。装政十八年，秘书能胜任。文化大革命，机关历动乱。大字报满墙，教训派性陷。匆匆离京城，干校搞培训。嘉奖受欢迎，日夜备课慎。组织连连唤，机关速速还。入编研究室，撰写文书严。八二年夏末，机关撤消喧。成立干休所，政委责任担。军委发号令，军史分工编。吾组十年撰，兵种史书完。军旅四十秋，大校军衔授。含泪脱军装，爱军感情厚。

(四)

老年大学办，就读诗词班。勤学与苦练，忙忙忘进餐。一首五绝刊，入选诗词展。荣誉证书发，激励更勤勉。好评沁园春，上送勇参赛。奖杯送进门，五家书报载。学诗二十载，成绩真斐然。刊出六十首，开心露笑颜。赠书乐开怀，银河悦读网。邓华子署签，细阅心胸明。在朝参战事，采访记笔端。二零年十月，北京晚报刊。血战歼美军，七十春秋迈。事事记心怀，纪念章佩戴。慈母甘甜乳，少年成长材。感恩党培育，纪念章挂怀。人民大学棒，来家采录忙。抗美援朝事，实言敢担当。月月退休金，年年略有增。生活改善好，谢党心真诚。九十路漫漫，风霜银丝满。寿眉一尺长，谈吐平生感。

(注：作者顾志锦，我市钟埭街道人，志愿军老战士。1950年2月参军，11月入朝参战，1952年5月回国。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9年退休，现居北京。)